

陶淵明集

上

上海圖書館藏

題刻靖節集



靖節集世傳高遠來矣採藻者摹其辭勵操

者高其節故人好也乃若脩乎季運任

真少蟬少埃遠之外而搏神澹漠之鄉斯其存

德之至非深於道者未易契其庄也廣訪龍

陽蔡汝賢氏冲襟潔履雅有元亮之政刻是

集也百言緬懷千載托契孤遊者非耶夫冲

澹兮莫是天之宅而道之腴也元亮嗜之故

其文傳其風遠道古者於心不於跡吾侑

取遭与元亮異矣必啖其餘糟踐其陳軌哉  
茅得其政而中含之將夙歆自樹聲施自弘  
廣終是顧訪刻集意也吁廉訪臨仕而爲意  
斯集也心其遠乎

楚黃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統

撰

夫自術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  
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  
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  
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  
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過  
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起而  
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

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高。王之在山。以見於終。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久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簞雞。豈競鸞鷖之肉。猶斯雜縣。寧羨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竊喜之倫。蘓秦衛鞅之

匹。死之而不疑。耳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蒲霍侯驕。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違士。因以晦迹。或懷登而謂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莫寄衆。莫以忘情。情備者也。

百行世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  
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救精  
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  
京橫素波而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更儼  
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  
志不休安道若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  
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  
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  
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塵微瑕惟  
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平  
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  
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銀掌謂有能觀淵明  
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  
以廣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  
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  
助於風教也

笺註陶淵明集目錄

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

并序

策木

酬丁柴桑

勸農

歸鳥

卷之二

時運

并序

贈長沙公

并序

答龐參軍

并序

命子

詩五言

形贈影

并序

影答形

神報

九日閑居

并序

飯園田居

六首

向來使

遊斜川

并序

示周祖謝三郎

乞食

游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

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簿

連雨獨飲

抄居

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

二首

於玉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

并序

贈羊長史

并序

和張常侍

和胡曹示顧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使都經錢溪

還田居 戊申歲六月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田舍獲

飲酒 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 并序 蜡日

四時

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雜詩 十二首

詠貧士 詠二疎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 十三首 挽歌辭 三首



聯句

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 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孟府君傳 并贊

讀史述九章

陶靖節集目錄終

補註陶淵明集總論

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

簡要官職這一边一面清談那一边一面

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是能不要此

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朱文公語錄曰作詩須從陶柳口中來乃

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

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所能成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

三百篇楚詞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川時，因

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織

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

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慨然賦歸

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

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

翅抵鵲王，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

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

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

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獲合彈，與

蜋糞九比哉。  
作蜃蜃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  
東坡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首常之曰東坡指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

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日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亦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續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在夏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惠康度義城之詩鑪

鍾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欽澤數  
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  
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  
可以知其閎鑿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  
工。不使語俗。此庾南府之所長也。然  
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  
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

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  
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汝  
暫舉心。塵勞先起。詵者曰。若以法眼  
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  
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  
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  
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

韓之才，與淵明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夫耳。

胡仔荅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郎，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吏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貞志不休，安道以

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且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恠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駉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

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味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若詞味圓熟，刺口劇羨。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詞，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夏情，但不文耳。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  
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  
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  
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  
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  
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  
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  
陶之作。二公雖倦於淵明未知淵  
明果即可否。

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  
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  
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  
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  
每詩味常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  
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  
其貪士賈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  
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  
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

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  
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  
肖之實。何可欺乎。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  
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  
辺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  
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其苦。皆是能  
分別。其中辺者。百無一也。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為少。說固窮多。  
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  
之節。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  
榮祿。復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  
之人。余味之信也。

按祈寬曰。清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  
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  
後十六年。禪宋。又七年卒。是為宋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  
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



誅皆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  
哀帝真寧三年乙丑歲張續云先生  
辛丑游斜川  
詩言爾歲五十一若以詩為正則先  
生共於士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  
五十一迄丁卯考終是  
得年七十一六併記之

按張續曰梁昭明太子傳補陶淵明字元

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

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

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

作孟嘉傳補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

嘉於先生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

親義必以各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

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

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

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補淵明至

嘉中對擅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

望賢年譜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

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箋註陶淵明集總論

吳平云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字陶正得其自在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得相去

遠矣其後世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用明詩

平反用字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

意亦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韋祖明詩直是自在其氣象以道

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間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

為之阻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者則自在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後日以漸薄惟彭澤一原來自

天稷與眾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自者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公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

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

名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

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

也文辭不足以弱其志也然亦以此而其所

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夙雅以降

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不牽

於物吟詠世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

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

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  
小進退所能窺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  
間觀時因靜與物因時起念心因物寓言因志發  
詠因言成詩因詠成音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一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  
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  
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  
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  
罇湛新醪曰罇讀園  
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弥襟

霽々停雲。濛々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明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霽々時雨濛々八表同昏平陸成

江二塞句蓋寫照回霧有酒有酒。同飲東牕。

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枚條再

采。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謂相招以人亦有

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翾々

飛鳥。息我庭柯。歛翮同立。好聲相和。豈無

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起恨如何。

高元之曰。以停雲為篇。乃周詩。六  
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

時運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

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々時運。穆々良朝。龔我春服。薄言東郊。

山澹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乎。律乃漱。乃濯。邈々遐景。載欣載

瞻。瞻切視也。插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

不陸陳仁續  
上載此詩註云  
以謂相招以事新  
也。詩無此意  
當作上声謂  
一校作竟下  
以招我但恨  
之良友相白  
談爾

陶然自樂。○延目中流，終悠清沂。水魚名，依出切。  
山童冠弁業，間詠以啟。我愛其靜，寤寐交  
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  
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  
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史記曰：黃帝有為

湯東澗曰：間詠以啟，我愛其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

采木

采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

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采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

人生若寄，顛覆倅同有時。靜言孔念，中心

悵而采采采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

莫不存真。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

善美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

業不增。曰：志彼不合，安此日富。或曰：志富作忘。荀子

功在不合詩一醉日富蓋我之懷矣。祖焉  
自谷其廢學而樂飲云尔。我之懷矣。祖焉  
內疾。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用。斯  
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  
敢不至。

趙泉山曰：四十無用，斯不足畏。按

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

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

陽。辟請節參其軍。夏時，請節年四

十也。請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

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

已任，回翔十載，垂屈于戎幕，佐吏

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

決策，故休矣。

贈長沙公族祖

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余於長祖。

同出大司馬。時陶舍昭，援既遠，已

為諸人經過，得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殊。慨然寤歎，念茲厥初。

礼服遂悠歲月眇但感彼行路眷然踟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詩氣冬暄朕懷主

璋美采春花載發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

光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遊焉

西東遙遙三湘實字記湘潭湘源為三湘滔滔九江

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話

言進筭雖微路焉為山教哉離人臨路博

然歎襟或遼音同其先

揚誠齋曰同源分派人易世鍊慨

然寤歎念茲厥初老泉族詞引正

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允可

誣詠

西蜀張縝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為

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

平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

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為武昌侯

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

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胤余云：  
遠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為長，視  
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  
為族，或云：長沙公於余為族，皆以  
族字斷句，不稱為祖。蓋長沙公為  
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  
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為族。又  
云：我曰：飲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  
義也。如年譜以於祖於孫，亦稱乃

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吳而侯，其  
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  
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柴桑得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  
食勝如飯，聆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  
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勸一遇，既醉還休。  
寔飲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  
得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

豈無他好學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味珍不有同安云胡以

親我求良友寔觀懷人惟心孔洽棟宇惟

隣時新居南里之南村伊余懷人依德

孜孜我有辭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

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心歡誓

將離分送爾于路御觴無依依依楚邈

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用昔我云別

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

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夏靡寧慘兮寒

日蕭兮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

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兮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贖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為不後疑之伊何實曰掛

殖ト乘ト既ト躬耕ト而亦稼穡遠ト若周典ト八ト政始ト

食ト照ト令音倚ト原陸ト卉木繁榮ト和風ト

清ト撥ト紛ト士女趨時ト競逐ト柔婦ト宵征ト農夫ト

野宿ト氣節易過ト和澤難久ト冀ト缺ト携ト僂ト傳ト

係三十三年男季使過莫見莫厭沮溺結ト

釋其妻臨之致相待如賓與之般沮溺結ト

耕相彼賢達猶勤龍飲矧伊泉庶曳裾拱

羊ト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送歲暮ト

奚冀詹石不儲詹石言一詹一石應劭日

愧ト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

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歆社敬讚

德美

命子

悠々我祖爰自陶唐邈為廬賓歷世重光

陶世之先曰伊祈氏升唐侯為天子後遜

于虞作游陶立故號陶唐氏而謚曰堯取

御龍勤夏承章翼商龍於陶丘而堯之命泰庶

子奉先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有列累者  
帝孔甲時天降唯雄龍二于夏有列累者  
實堯之裔累以擾龍夏孔甲賜之姓御  
龍氏龍一唯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  
魯山祝融之後封於豕章高  
武丁滅之以後封於豕章高  
載商民七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授民是厥  
為司徒蓋豕章之後陶姓始經見於此  
族以昌之原陶姓自來也紛々戰國漢之衰周

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遠對遠雲。蚪奇摻切俗作蛇非

龍也，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也天集有漢眷。於

予怒侯，以高帝功臣表兩封侯陶舍。

赫怒矣，運當攀龍，撫劍風道，顯茲武功。

書誓山河，啟土開封。高帝功臣盟書云

團以永存，爰及苗裔。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相允，迪前蹤，渾々長源，蔚々洪柯，群川

載尊，象條載羅。二句喻救時有語，默運因

隆穴，陶青鳥，凡切四也。二句言在我中，晉業

融々長沙。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

郡公，薨於戊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諡曰指。

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飯臨寵。

不咸，孰謂斯心，而近可下得。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以報予

陶茂麟譜以休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十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大守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悼喜

父安城大守生五子史失載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

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為後為息我

誠念哉呱爾爾泣ト云嘉時占亦良時

名汝曰儼字汝來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因求思而言章

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庶庶底而厲夜生子處而求火子在

天地為厲之人半衣生其子處取凡百有

心矣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

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免子孫福不

虛至福亦易來夙真夜寐願爾斯才爾之

不才亦已焉哉

張縝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

視世莫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

子拳々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

有告儼等既先生既厚積於躬薄

取於世其後有無者而六代之  
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  
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清節之  
於傳獨表却其澤譚云陶峴  
歎沃之後用元中家于嵩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与  
愚何其掛懷抱此固以文為戲耳  
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登兒  
亦豈不可哉

趙泉山曰清節父史逸其名惟

載於陶茂麟家語而其行更亦無  
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  
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愠喜其父  
子風規蓋相類

飯鳥

翼々飯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然雲岑

起倒和風不洽翻翻求心託言飯而求

大括顧傳相鳴景庇情陰翼翼歸鳥載

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胡頑相

鳴而飲。遐跡誠悠。性愛無遺。翼之飲鳥。  
馴林徘徊。豈思天路。飲及回。栖雖無昔侶。  
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之飲。  
鳥。戢羽寒條。隙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  
真好音時。交贈繳奚施。射也。生絲縵也。已。  
卷安勞。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一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二

詩五言

形影神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  
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  
然。以親之。好。夏。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  
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

在世中奄去靡故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  
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博而涕流兒切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  
酒莫苟辭

影谷形

吳隱十載此詩注云  
必有死惟立善可以遺  
愛人胡為不自竭于為  
善乎謂爾能清善  
以此更為存一生  
規測明此吾德  
孔子朝聞道  
夕死可矣  
天會之意  
死於道留連  
不覺以爾自  
忘者異生

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萬葉邈  
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慙  
若暫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照爾俱  
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身情執立善有遺

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為

神叔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  
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  
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  
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任

彭祖姓黃  
名彭顯頊  
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彭祖姓黃名彭顯頊

賢愚無復教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  
善常所欣誰當為汝登立善執後篇甚念

傷吾生正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善亦  
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  
我神自謂也人与天地並立而為  
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  
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  
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春然  
委須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  
之士矣

九日雨居

余雨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  
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

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豈明往鸞

無遺影來雁有餘志酒能祛百慮菊為制

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空視時運  
傾指易代

之塵爵耻虛罍寒華徒自采歛襟獨雨諠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淹留



彼無或騷人語也今及之謂不得同於  
彼則得於此後棟遲詎為拙亦得同於

古詩云：个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

少東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

句耳。

畝園田居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去三十年，羈鳥戀旧林。思故剡，聞氣

南野際，守拙畝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

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

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

得返自然。

冷軒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

視若敬，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

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

鷄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

然見南山甲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  
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事  
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

悟

其二

野外罕人夏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  
室絕塵想時復墮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  
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  
已廣常恐霜霰至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  
月荷鋤斂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  
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前漢王暉傳田彼南  
山蕪穡不似種一墳  
豆落而為箕人生行  
樂耳頃富貴何時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  
所願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

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甯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  
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  
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焉歟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  
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復難招近局日入  
室中罔剗薪代明燭歡來苦久短已復至  
天也

其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所陌雖有荷鋤倦濁  
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先已夕故人  
望煙火稚子候箬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  
有後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始  
此兩徑望三益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  
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  
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

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  
以為昏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  
雜詠亦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  
但用徑望三益此一句不類  
東澗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則与陶公語判然矣

向來使

尔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武名臣我屋南  
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黃已抽秋菊氣當

馥飲去來山中々々酒應熟

西清詩話曰此篇獨南唐与晁文  
元家二本有之

東澗曰此盖晚唐人因太白感秋  
詩而偽為之

遊斜川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風物闲  
羨与二三隣曲同遊斜川臨長流  
望曾城路在芝云曾城落星鯨

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翫飛彼

南阜者名實曰矣不復乃為嗟歎

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独秀中阜遙

想靈山有愛嘉名天同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

九重其高幾里雁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

山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

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踞年

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款候五日吾生行故休念之動中懷及

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

急願也馳文飭閑谷矯鳴鳴迫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丘雖徵九重秀九重見顧瞻無匹

俦提壺接賓侶引蒲更猷酬未知從今去

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遙情忘彼子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

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

證之序為誤今作開歲倏五日則

与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  
比講礼

校書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  
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唐你表羣道喪向子

續書遺土任云  
江州刺史檀詵  
若諸序出周續  
之出列与孝生  
祖企謝景

老夫有所愛思与尔為鄰願言誨諸子從

漢春秋云堯朝許由於師澤之中  
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也

箕山之湯

泉山曰按清節不更觀謁惟至田  
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

自社主遠公頃寂之後雖隱居廬

山而別將海相招引頗從之游世

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夏微

譏之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嗚

与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比講礼

校書

負病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闲念

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唐你表羣道喪向子

載今朝復斯兩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老夫有所愛思与尔為鄰願言誨諸子從

我賴水復春秋云堯朝許由於師澤之中

漢才之湯

泉山曰按清節不更觀謁惟至田

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

自社主遠公頃寂之後雖隱居廬

山而別將海相招引頗從之游世

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夏微

譏之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黑唱

續書遺土住云  
江州刺史檀韶  
若諸序南陽  
之出列与孝生  
祖企謝景  
夷入在城  
比講礼  
加以難言  
所住公解近平馬肆

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話  
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  
賦詩感子深母惠愧我非韓才銜載知何  
謝冥報以相貽

東坡曰剛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  
主人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  
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  
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  
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諸人共游用家墓栢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吹尺偽感彼栢  
下人亦得不為歡清歌散新恣綠酒用芳  
顏未知明日夏命襟良已彈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夏備

悅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其年二十

畏偶繼炎火屢楚如螟蟻恣中田蔡氏注  
取翟氏射人非食苗桑風雨縱橫至收歛  
中舍比螟蟻當是螟蟻域



不盈屋。夏日長抱飢。寒衣無被眠。造夕思  
雞鳴。及晨願鳥遷。謂日鳥月兔在已何怨  
天離憂博。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  
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

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  
百餘名。多緣古人串憤。不得志而  
作也。今引子期知音。更而命篇曰  
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絃  
歌。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叙平素  
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  
務紀實也。

蒼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既欲罷。不能自爾。鄰由冬  
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旧游。俗諺  
云。數面成親。况情過此者乎。个  
夏好。飛便。當語離揚公。所歎。豈惟  
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

不豐謂癯也復老病繼之輒依用孔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下注

楊朱也

相知何必曰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  
數斟酒困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  
西緣物新人唯曰弱毫多所宣情通適里萬  
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曹子建詩王  
來在何年其凌玉體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送掉回復遂無窮發歲始悅仰星  
紀卷中南窓罕悴物北林采且豐神澗  
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曆景風者居  
故曰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  
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  
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穴隆  
即莫如已高何必外華嵩

連雨独飲

運生會歟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

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  
所先雲鶴有寄翼八表須更還自我抱茲  
獨備倪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趙泉山曰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  
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  
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談酌百情  
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

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

藥昏嘗之語

抄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  
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後  
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指

延年取景仁抗言談在昔奇文典欣賞奇  
龐通之輩疑義相與析  
虞傳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

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暇，音牛輒相思。相思

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任也。無

為忽去茲。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

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木劉柴桑遺民嘗作

山澤久見招，胡夏乃踞。直為親旧故，未

忍言素居良辰入，奇懷繫仗還。西廬時遺

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往不飲。荒塗無

畝人時々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

子推田三歲曰畬，靖節自庚戌徙居谷

風轉淒薄。爾雅秋風謂之谷風春醪解飢飢弱女

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々世中夏，歲日共

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々百年

外，身名同翳如。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

於一時之諧，謂亦可謂巧於處窮。

矣。以弱女喻酒之醜薄。飢則濡若  
腸。寒則若挾纊。曲尽貧士嗜酒之  
常態。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樹庭多落葉。樹  
然已知秋。新葵鬱北壠。嘉樹養南畝。今我  
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  
遠遊。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諄々堂前林中交。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  
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春琴園蔬  
有餘滋。日穀猶儲今。當已良。有極過足非  
所歎。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綫  
側。學語未成音。此復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々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氣。天

高風景徹陵冬聳送峯遙瞻皆奇絕芳着  
雨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  
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  
展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彫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彫

集木作各傳寫之誤爰以履霜節登高饒將故寒氣

冒山澤游雲倏無依別渚四緬邈風水牙牙

未遠瞻夕欲良譔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

還懸車歛餘輝淮南子曰懸車泉是謂懸車逝止判殊

路旋駕悵遲々日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季辛

酉秋作也宋書王弘名元休為撫

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

太守今黃列被徵還謝瞻為豫章

太守今洪州將赴郡王弘送至淦

只今得陽三人於此賦詩叙別是

必休元要請節預席餞行故文選

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  
四人

與殷晉安別 景仁名鉄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

陽後作大尉 列裕參軍移家東下

作此以贈

遊好亦久長 一遇 殷勤 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日本作

非少長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時長信宿酬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

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 舊作少時

隣員杖屨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

亦知當亦分 味謂夏已及興言在茲春飄

々西風悠々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

難為因良才不隱在江湖多賤貧 腕有經

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松齡

屯軍羊長史 銜使秦川 中 作此與

乏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真得知千載外正

賴古人書山谷云正賴古書甚失語意當賢聖  
留餘跡夏々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都豈

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謂宋公裕

始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洗邁負病不

獲俱行府賀平用洛原詩意清節初欲從

會病不果行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

謝綺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

久應蕪駟馬無貫患賈侍夜切貧賤有交

吳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疎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

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

尚友之心

湯東潤曰天下分裂而中列賢聖

之迹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且畫首

訪而獨多謝於高山之人何哉蓋

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



角遊耳遠矣深哉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博日人驟驥感悲泉言悲泉見前驥

明且非今日且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

髮一已繁罔哉秦穆談旋力豈未愆尚夕

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々氣逐嚴紛紛飛

鳥還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縲屢闋情酷

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

撫已右深懷履運增慨然

沈東潤曰陶公不復異代之節與

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

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

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

增慨然諒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

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豨窳五月中艾記律唇五月也律中豨窳

日復故清朝起南應切應息也不駛亦不遲疎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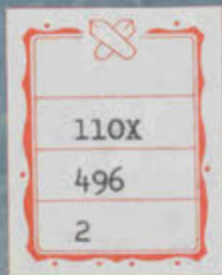
疾也飄々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雨雨紛微  
微流目視西園擘々采紫蔡於今甚可愛  
奈何當復哀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  
々待秋掃零落將餘暉逸想不可淹獨狂  
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御哀遙曰宅悲淚應心零借同為誰悲懷  
久在九真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  
執手時上意尔先傾在教竟未免為山不

及成慈世沉哀疼痛二徹纒數齡又位委宰  
館朝夕無哭色流塵集虛生宿草旋旅前庭  
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棄化去終  
天不復形遲々將回步惻々悲襟盈





110X
496
2